

八編類纂

二百七十六之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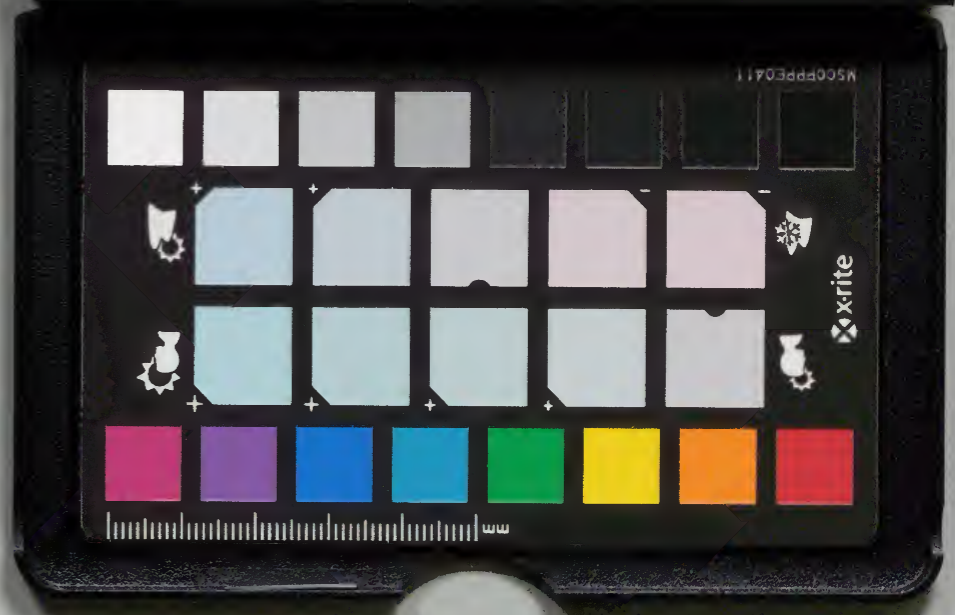
漢書類  
類

九十一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一	三〇六九冊	漢書類
二架	二		

內閣文庫			
三六函	一	三〇六九冊	漢書類
三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 91 )		
函號	367	5	





○第二百十六卷

漢學

草文庫

學之一

史記儒林傳序

范曄東漢儒林傳序

李迓春北史儒林傳序

歐陽修唐書儒林傳序

馬端治論秦楚書

第一百十七卷

學之二

說心

性說

三綱五常考

周文王

漢高帝詔

唐太宗

漢書

唐書



其二

引說正反六條

鄭莊公

漢文帝

唐太宗

唐明皇

膳宰屠蒯

學術辨

傳經諸儒易派圖

易說

尚書派圖

尚書說

古文尚書派圖

古文尚書說

詩派圖

詩說

公羊傳派圖

左傳派圖

穀梁傳派圖

公左穀三傳說

禮派圖

禮說

周禮派圖

周禮說

孝經派圖

孝經說

論語派圖

論語說

學庸派圖

學庸說

孟子派圖

孟子說

爾雅派圖

爾雅說

○第二百十八卷

學之三

西漢經學

東漢經學

目錄

學二



漢高帝聞曾弦歌

韋孟詩諫

孔臧願領太常

立五經博士

夏侯勝議

授長史霸尚書

董仲舒授經學

授公羊穀梁

貢禹王吉同趣

孔戒子廉潔

孔光傳家學

西漢論

以上西漢經學

劉昆滅火驅虎

杜林感動賊及刺客

王良後辭徵聘

孔僖對

鄭振不荅州郡禮命

鄭玄受業馬融

應劭服玄

盧植亡避董卓

論鄭玄

黃憲以牛醫兒著名

史曄論黃憲

管寧風行遼東

郭泰名震關西

仇香鸞鳳

陳德實化梁上

王烈化盜牛賊還劍

邴雲中鶴

東漢論

以上東漢經學

○第二百十九卷

婦之一

烈婦

漢班婕妤

後漢曹世叔妻

漢孝女曹娥

南陽陰瑜妻

魏酒泉龐涓母

涇州真女兒氏



晉姚氏婦

隋南陽公主

唐楊烈婦

宜都內人

李新聲

宋四烈婦

謝枋得妻

○第二百二十卷

婦之二

列女上

密夫人

鄧曼

伯姬

伯瀛貞姜越

魯敬姜

臧母

晉趙姬

陶荅子妻

杞梁妻

叔姬

展子禽妻

衛宗二順

石窳婦

高義母

傷槐衍女

母師

義姑姊

田稷子母

王孫賈母

宋蘇鮑妻

蔡妻

孟母

芒卯後妻

漢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王章妻



陳孝女

仁女

姜詩妻

周都妻

陳文矩妻

許升妻

劉長卿妻

王女

姜叙母

趙昂妻

南陽王和妃

李衡妻

孟仁母

愍懷太子妃

虞潭母

王凝之妻

段豐妻

徐元妻

會稽陳氏三女

王女姊

屠女

宛陵女

姚氏

褚氏

衛敬瑜妻

封卓妻

房景伯母

魏璵妻

貞孝女宗

孫神妻

太妃孟氏

孫道溫妻

孝女王舜

孫氏

蘭陵公主

鄭善果母

覃孝婦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許善心母



○第二百二十一卷

婦之三 列女下

東光縣主楚媛

和改主

漢陽主

楚王靈龜妃

房玄齡妻

李德武妻

崔繪妻

崔玄暉

崔夫人

鄭夫人

柳宗元母

柳公綽妻

李畬母

王蘭英

夏侯孝女

無忌

賈直言妻

盧懷清妻

樊彥琛妻

孝女饒娥

高叡妻

符鳳妻

李瀾女

竇氏二女

鄒待徵妻

王信妻

李湍妻

楊母

衛方厚妻

幕韋雍妻

歌兒

金母

孝女妙法

高愍女

王孝女

婦之三 列女下 九百



鄭季女

楊女香

謝小娥

畢妻竇氏

崔氏

殷保晦妻

李拯從妻

周廸妻

朱延壽妻

王凝妻

宋魏國公主

馮夫人

韓國夫人

魯宗道女

司馬光妻

王益妻

劉安世母

張浚母

楊萬里妻

吳母

包拯子妻

未娥

博徒妻

趙學究女

張晉卿妻

王氏二女

徐閔中女

吳永年妻及姊

鄭覃妻

董美

王宣邀妻

蔡孝純妻

歐陽希文妻

李生妻

丁國賓妻

王衮妻

馬元頻妻

李科妻

吳琪妻

余端友妻



詹氏女

張女

謝泌妻

林女

董八娜

曾氏婦

韓女

王婦梁氏

王婦

譚婦

吳中孚妻

趙淮妾

林空齊妹

乃郝節娥

毛惜惜

二賢母

崔烈婦

郭三妻

李女

齊關妻

惠士玄妻

朱虎妻

俞新之妻

袁氏三節

澤州三節

霍氏二節

任氏

田氏

趙美妻

丁從信妻

李馬兒女

江文鑄妻

趙彬妻

王氏女

湯輝妻

湯二女

臺叔齡妻

天台三節

羅宣明妻

謝烈婦



宋濂女弟

商淵妻

賈誠妻

姜女

董婦

張氏

狄恒妻

吳氏婦

周如祈

鄭琪妻

闕文興妻

柯婦

王士明妻女

李婦

俞士淵妻

張女

徐嗣源女

周婦

丁尚賢妻

李讓女

吳守正妻

吳琪妻

黃仲起妻女妾弟婦

焦士廉妻妾

張正蒙妻

季說妻

袁女

徐允讓妻

陳淑真

李宗願妻

劉氏二女子

鄭奴

子同祖妻妾

李弘益妻

張訥妻

李羅妻

張思孝妻

張棟妻

宗王黑閭女

安志道妻



程徐妻

趙媪諸婦

徐猷妻

宗仁諍妻

王時妻妾

王履謙妻女

玉蓮

呂彥能姊妻

劉公翼妻

趙說妻

劉平妻

王女

姚女

方寧妻

張買奴妻

王義妻

劉澤妻

楊三妻

李君進妻

移刺氏

大寧爾妻

惠高妻

孟志剛妻

曹德妻

朱克彬妻

宋仲榮妻

孟妻

鄭妻

李妻

李世安妻

只魯花真妻

○第二百二十二卷

婦之四

賢 妬

公父文伯母語肥

論祭饗

又語肥

仲尼命志季氏婦



八編類纂 目錄

論好內好外

别于男女

趙括母

伯宗妻

萬石嚴嫗

淳于意女提縈

王霸妻

桓沙君

李穆妻

樂羊子妻

孫詡妻

皇甫規後妻

皇甫謐叔母

曹文叔妻

張宣子女

羊耽妻

韋逞母

陶侃母

歐陽紇母

嚴武母

岐陽公主

董母

李母

廖匡齊母

周行逢妻

大長公主

以上賢婦  
三十一則

鄭裒

以上如  
婦一則

○第二百二十三卷

戚之一

賢  
墓

漢竇長君

馮野王

史丹

東漢樊儵

陰興

晉羊秀

庾亮

褚裒

八編類纂

目錄

卷二十三



唐吳淑

宋楊次山

以上賢

王莽

以上纂

東漢竇憲

以上擅權

○第二百二十四卷

戚之二

張敞論霍氏

劉向論外家

梅福論王

師丹論封拜

杜鄴日食對

第五倫論竇氏

朱寵訟鄧騭

裴顧奏讓專任

楊繪論外戚

汪藻論封孟忠厚

劉克莊論蕃侯

何郊論連姻臣僚

傅堯俞論韓忠彥弟尚主

諸葛豐按劾許章

申屠剛對策

第五倫疏

范曄鄧騭論

崔琦外戚箴

皇甫規對策

慕容皝表

宣宗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稗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  
 樂壞諸侯恣行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  
 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猾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不備生與  
六公共積  
廣也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戌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  
 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  
 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  
 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  
 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  
 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  
 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北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士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  
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也石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毆陽大小夏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聖帝講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八經類集 卷之六 五  
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旣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擔負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明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岨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  
輓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詭詭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  
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比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祇尚儒術、轉與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選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于是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其後命軸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興于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



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絲至漢興割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寢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曰：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武周曰達  
享確有原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更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詩皇矣之二章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其一章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



八經類纂 卷之十一  
三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今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行葦忠厚也。其一章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爾之達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  
按角弓葛藟杖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

八編類纂 卷之十一 學類 四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風人忠厚  
之旨於此  
焉然

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耐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茲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而

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塋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非特盛德之累也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待淮南里不得為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溺於後嗚嗚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句句危言  
若言學者  
宜讀

人編頁集

卷之三

學類

七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亦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古之學校  
如此益不  
著無能之  
也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  
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  
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  
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做。相  
劬。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  
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  
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  
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

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  
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  
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  
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  
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  
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  
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溪。莫。知。所。適。世  
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詭。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  
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  
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

讀至此宜  
興矣



好佛老特  
好功利之  
別名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  
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  
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  
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  
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  
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  
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  
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  
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  
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  
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  
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  
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  
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  
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  
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

在此下  
亦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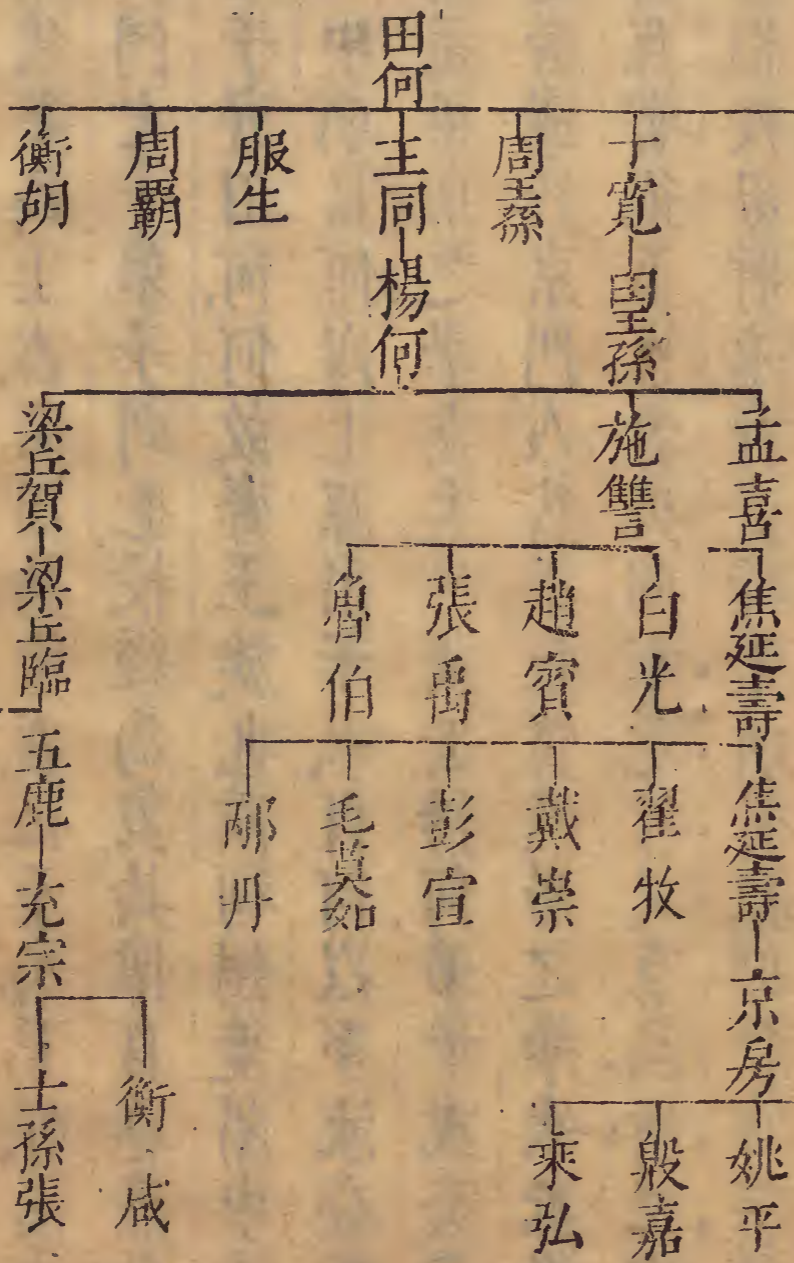
之教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梭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與者吾誰與望乎

陽明集

傳經諸儒之派

周易

○商瞿 馯臂 矯疵 周堅 孫虞 田何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爲上古文周爲中古孔子爲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爲真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于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徙關中于是易入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爲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爲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永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睢陽鴻爲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隗滿孫期爲京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亾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續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亾周劉炫作偽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大全行于世



尚書

伏生

歐陽和倪寬歐陽生其歐陽高

張生夏侯都尉夏侯昌夏侯勝

歐陽歛

曹曾曹祉

其歐陽地餘

禮震

歐陽政

陳弁丁鴻

歐陽高

林尊

車常

龔勝

殷崇

鮑宣

朱晉

夏侯勝

夏侯建張山拊

周堪

牟卿

許商

孔霸

孔光

王吉

吳章

唐林

快欽

假蒼

秦恭馮賓

鄭寬中趙玄

李尋

張無故唐尊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子學宮然歐  
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  
徒封侯牟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  
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  
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  
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  
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  
大全行于世

古文尚書

○孔安國 都尉朝 庸謂 胡常 徐敖

王 璜

塗 暉

桑 欽

古文尚書出孔子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  
宅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凡數十篇  
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鐘磬之音于是懼  
乃止孔安國得其書獻之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  
異者七百餘脫字數十惜其脫出不獲列于學宮東



偽書可  
恨他書且  
不可况六  
經乎

京杜林最好之賈逵馬融鄭玄之屬為作訓鄭然石  
經卒從伏氏晉鄭冲又好之以授蘇愉愉授梁柳柳  
授臧曹曹授梅頤為豫章內史上其書而有缺典至  
隋始備蔡大寶劉炫之屬皆宗之而孔學大行然姚  
方興所上舜典多二十八字識者終不能無疑焉西  
漢又有東萊書百二篇黜為偽書平當周敞皆經師  
共勸留之不能得二子之留豈非以中書所校者乃  
伏氏之書不可盡據歟然其篇目有九恭典寶原命  
肆命與書序相照豈亦有可留者不得以樊並之而  
廢之宋元豐中唐州民家得三墳書晁氏武云亦偽書

**齊詩**

○轅固生夏侯始昌

后蒼

翼奉——師丹——皮容

匡衡——滿昌——張邛

關門慶忌

蕭望之——伏理

趙綰

韋賞

王臧

韋玄成

**魯詩**

○浮丘伯申公

瑕丘江公

韋賢

唐長賓

徐公

王式

張長安

許晏

褚少孫

張遊卿

王扶

薛廣德——龔舍



賁生

韓詩 ○朝嬰

趙子 — 蔡誼

食子公 — 栗豐 — 張就

王言 — 長孫順 — 髮福

毛詩 ○十子夏 — 申生 — 毛亨 — 毛萇 — 貫長卿

解延年

陳俠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為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為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澹臺敬伯為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眾、馬融、鄭玄為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亾於曹衛，魯詩亾于西晉，韓詩內傳亾于隋，三詩既亾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



于金滕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己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為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卜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

貢禹棠谿惠冥都  
嚴彭祖王仲東門雲

公羊壽

公孫文

董仲舒褚大

王彥

胡毋子都羸公睦孟顏安樂

劉向左咸

段仲溫

冷豐馬宮

呂步舒

住公

徐公弘孟卿踈廣筦路孫寶



左傳

左丘明—曾甲—吳起—吳期—鐸椒—虞卿

孫卿—張蒼—賈誼—貫公—張禹—尹更始

翟方進

尹更始—尹咸—劉歆

胡常—賈護—陳欽—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丁姓—申章

榮廣—周慶

瑕丘江公—子孫—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咸

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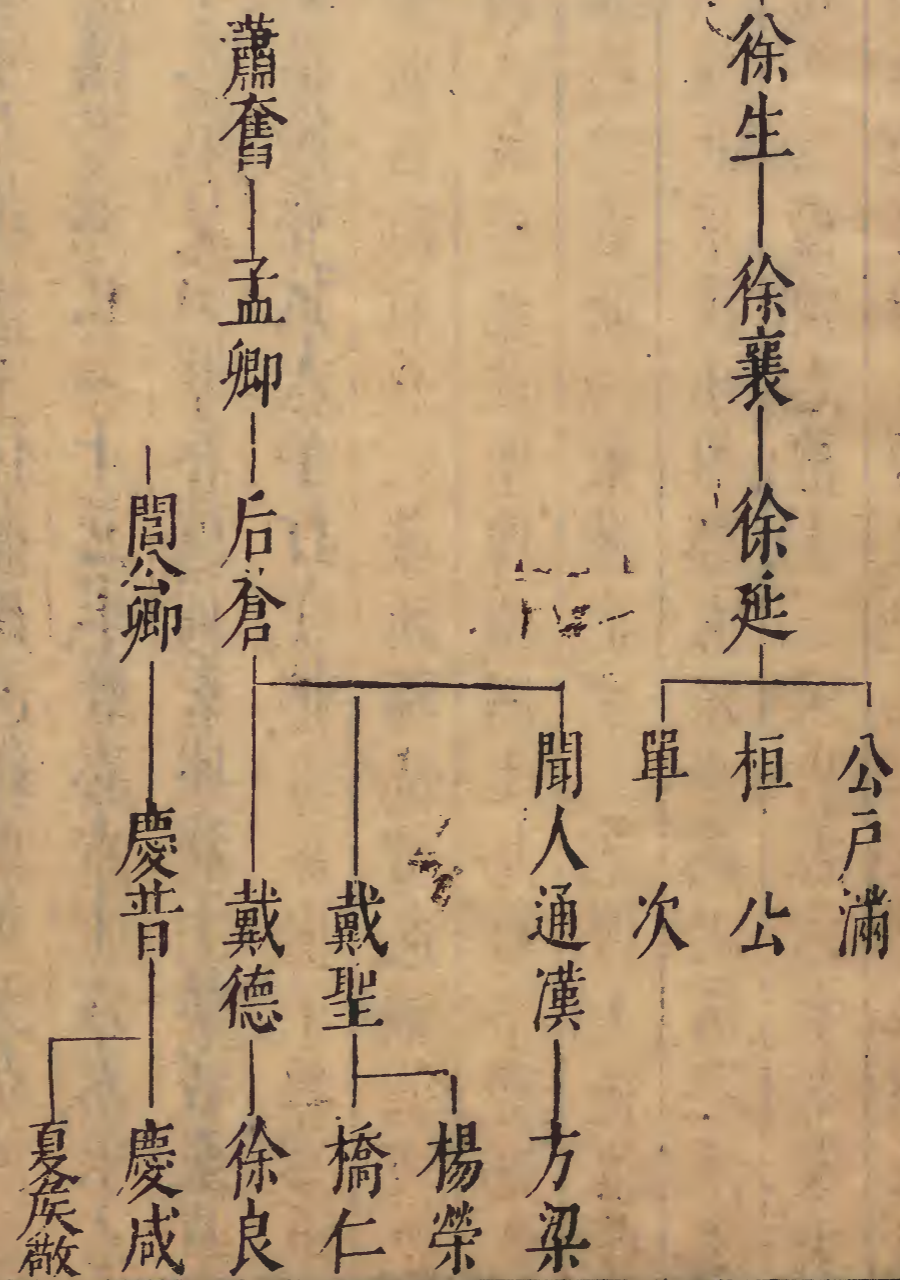
房鳳—翟方進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旣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戾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掛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容爲左氏、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公羊爲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胡安國列于學官、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禮高堂生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減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出于魯淹中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學類

三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皇明惟陳澔禮記註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鄭興——鄭衆

周禮——劉向——劉歆——杜子春

賈逵——馬融——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至漢孝武是書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著周禮解詁。林孝存曰：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經以為經世大法具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眾家為之條註陸德明為之釋文唐賈公彥為之疏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翼奉

江翁

長孫

后蒼

張禹

孝經 顏芝 顏貞

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自註詔元澹為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



齊論語

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

王吉  
張禹

庸譚

魯論語

二十篇

韋賢  
韋玄成  
夏侯勝  
蕭望  
夏佐建  
張禹

古論語

二十一篇分堯曰子張問為二篇

孔安國  
扶卿

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

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禹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為之注魏何晏又為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

大學  
中庸

戴聖  
程顥  
程頤  
朱熹



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爲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

陸善經

註七篇

孟子

○趙岐

註十四篇

孫奭

疏

丁公著

音釋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鑑丁公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于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暹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郭璞

樊光

劉歆

孫炎

爾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為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為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明太祖輯洪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移一以是書為準。

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學類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函史編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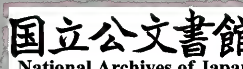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  
 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  
 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  
 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媾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  
 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  
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  
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  
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  
厥生師古曰諛許其反歎聲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  
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  
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  
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  
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  
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  
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  
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踰踰詔夫諤  
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追欲從逸嫚  
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  
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  
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  
爲我王咎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魯君子庶顯于後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  
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  
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  
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  
之義以洎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  
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  
于鄒鬻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  
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  
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  
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  
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  
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  
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  
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  
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  
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  
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綱目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  
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真設科射策。勸之以官  
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  
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  
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讐於前。經宣帝本始之  
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  
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  
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  
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  
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  
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  
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旣久。繫獄  
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  
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  
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  
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  
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  
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  
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  
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眭孟學後爲御史  
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

御史中丞路授鄆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  
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  
通五經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  
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  
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  
羊大師睢孟等難數困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  
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  
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  
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一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  
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  
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  
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  
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傅韓嬰爲  
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  
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  
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  
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  
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棗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  
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  
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

過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  
褒成君夢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  
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  
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  
自成毋溷溷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  
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纓愬俱中廢殺郎京  
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於是匡孔  
張禹之倫居高位徃徃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  
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  
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  
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  
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  
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  
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  
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緼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  
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  
新莽得政以眊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  
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  
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  
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  
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  
耶抗義守死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從政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

字和公

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

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

饗射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射兔首如儀觀

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為昆

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

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犢山中建武初舉

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

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旅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

為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

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

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

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

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

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

地河西

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

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

所過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

仁恩而反遵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



八編類集 卷之八  
動得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強之  
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  
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囂大恨陽許遣而陰  
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  
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  
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  
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  
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闢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  
五官中郎將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苦椽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帝謂僖曰疇管之會於卿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遜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敞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聞玄善九章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環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屣屣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魯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

字子幹

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眄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士拔帝遣黃門左豐詣况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滅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邃而三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  
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  
衰悲夫

黃憲

字叔度

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袁閎  
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  
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  
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  
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  
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  
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  
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  
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

字幼安

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賻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嘗與歆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爲牽牛著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鬪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過之道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籓之不發視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  
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  
夫勅青州給安車茵蓆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  
歸

郭泰

字林

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

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臯  
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  
膺膺素亢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  
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  
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  
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  
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摛華乃尋厥根宮墻九仞  
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  
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戒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鄆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英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晉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侯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

毋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旣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主簿，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旣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滿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談誦。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強禦。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靜爲理。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宥。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定。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尅已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敦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其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邴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邴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鶉鷄之網能羅矣既反國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公操辟原東閣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閭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九  
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茂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轅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國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  
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  
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倢伃  
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成生有命富貴在  
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  
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

求其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  
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  
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臨  
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閔內侯官至齊  
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  
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  
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祖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各有惡。莫辭忍辱。舍垢常畏。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四。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  
靜輕脫視聽狹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今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  
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娑神溺，歿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歿。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偽為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



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  
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  
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  
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  
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  
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  
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  
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  
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媵幣旣畢未  
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  
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媿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  
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歿  
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  
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  
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  
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  
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  
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歿罪詔曰老生不仁



八編類事 卷之六  
六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  
不改雖處艸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  
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  
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  
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亦  
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  
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  
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  
埋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  
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  
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  
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  
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  
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  
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  
上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  
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  
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婦人猶知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人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歿守恐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



人佩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  
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  
歿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  
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  
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  
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  
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  
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  
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  
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  
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  
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  
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  
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  
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  
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  
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雅爲谷所愛因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慧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凶命以窺脅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童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  
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  
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  
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  
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  
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  
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凶而  
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  
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薰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  
首劉氏子聞女歿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  
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  
我聞婦人歿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  
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  
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  
丁氏族流亾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  
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  
欲與亂婦毅然誓歿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  
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



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是夕解裙帶自縊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國史編

人類

列女

密夫人密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密。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師。果覆久之。武王荆尸以伐隨。將齋人。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楸木之下。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

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母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可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未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建於火而死。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為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畋。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為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畋。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嬴。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



不可不爭

班處焉伯嬴持刃而逆之曰妾問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者三旬吳退王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

水以符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於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婦類

三



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歿。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劔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目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者。皆益也。子則皆爲佞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飪而親饋焉。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問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爲隱書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歛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



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士，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魯侯軍於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

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



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  
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之。南  
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  
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死。願  
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替年而答子誅。母以老  
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

杞梁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  
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  
之屍於城下。而哭。既葬。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  
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見吾節焉。遂  
赴淄水而死。

叔姬晉羊舌子妻。叔向叔魚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  
於國。去而之三家之邑。三家之邑人共攘羊遺之肉。  
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  
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  
子受之。曰。以食盼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  
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  
也。隨大人而治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

以受羊求  
容似不如  
不受不受  
羊之過小  
也



何攘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求容於此。不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存焉。而免其後。申公歿。平公命叔向囚其室。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物也。女何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疆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展子禽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爲之誄。妻曰。誄夫

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誄。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遂定諡。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歿。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



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窳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鞞，而免。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窳。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鬪歿於道，吏捕殺者，遇一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歿，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歿者也。子雖痛，可柰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歿，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涖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臙故，不勝



麴蘖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任治也。吾謂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僻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闈。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闔門而止。不下。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使人視焉。

其居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臘醪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

義姑姊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况士

不伐國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婦類

九



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藁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舍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淖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淖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妣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姑爲之首吾妣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旣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  
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  
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  
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子少嬉戲  
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  
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術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  
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  
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  
問故母曰若知恠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擇處是教  
子第一義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績焉而中道廢  
之其何衣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  
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  
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  
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  
有憂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楹而歎母曰  
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  
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



有閨門之修。無闢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  
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  
留。

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卽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  
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  
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  
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  
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  
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  
於世乎。章遂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雖貴者不  
可不知

漢陳母者。棠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  
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爲之長。已共立爲王。嬰母謂  
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  
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  
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棠侯。  
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  
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  
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母以

更難於嬰  
母



老妾故持二心請以死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爲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卽多所平反則喜親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媪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陰驚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驚卽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閣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卽病困當



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一人歿也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之曰我主歿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歿不還婦紡績織紉

以爲養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塋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

仁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旣嫁而夫有讐矢必報不得劫其父令要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東首卧開牖待夜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半仇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遣之妻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姑恠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歿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為孝感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察孝廉明帝為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乎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既嫁舅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矣郁不改行新婦之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焚衛二姬之行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言而用是為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逃罪遂自設以悟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為安眾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與大感既廖呼三弟告之曰毋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甚矣皆自請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母蠲其家徭後四子皆修葺爲良士穆姜病赦諸子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死必循行母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榮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刃追之

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葬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夭妻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姊妹姊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間邑有祀騰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疇進曰王之節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卽不幸當表廬旌墓况在清聽可無加矜乎配感動得減死

姜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凉刺史韋康時叙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下叙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死請急辭超歸過歷下候叙母言故涕滂然下激叙與同難叙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一州之耻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變生人誰不歿歿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奴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叙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叙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死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死汝當誰恃哉乃以溷涅麻而被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



能死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鞬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耻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千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旣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邪琊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徙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邪琊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讐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棨戟。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容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困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酢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廡名母之教也。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扶劔距之。竟不辱而歿。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劬養之。未嘉末。潭爲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尅捷。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鉞討之。母戒興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質所服環珮。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



潭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  
成就訥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王疑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  
歎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  
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  
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娶居會  
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  
質道韞簪纓素褥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道韞  
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問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  
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臻妻陳亦聰辨善屬文而沈克之  
難吳郡守張茂歿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  
之詔表門襄城守荀崧爲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灌  
年十三率歿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揚州刺  
史廣歿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蠻帥逼納之女於閨室  
中刃擊賊不中罵賊歿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  
以譖歿德勒令改適固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歿歸段  
氏自經歿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甄甫三歲父憐改



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夕自經救而蘇遂歸養  
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  
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耄矣父篤癯母不安其室而  
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蕩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  
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  
三女營殯葬居墓側終喪焉

未輿概申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  
伏尸哭涕盡以血其少妹娥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  
爲孝感諸暨東淹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

棄女移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營殯葬  
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獲女  
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  
詔表門時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  
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娶  
婦而自與二子寄比隣以居宋表間復徭吳郡范祛  
恂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果昇明子孫曇瓘以罪伏法  
褚謂子憎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  
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歛葬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睿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夫父母舅姑憫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  
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柏成連理所居有燕來  
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  
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樹間表  
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  
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  
止經旬凶聞至遂憤惋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  
靡儔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兄子  
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  
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歿焉  
矣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襲羅城



長史韋纘倉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罌甕儲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万俟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温妻趙率城中婦女畚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旣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二妹曰父爲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郟縣有女子孫氏夫爲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舅姑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煬流述嶺表勅絕婚改嫁主以歿自誓不朝謁上書



請免主號從述徙煬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共姜誓死頌美前經息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死乞歸骨柳氏煬覽之愈怒塋洪瀆中資送甚薄煬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煬帝江都化及敗主爲竇建德所得問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煬帝誅翦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稽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死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誠死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耳翦髮明素心善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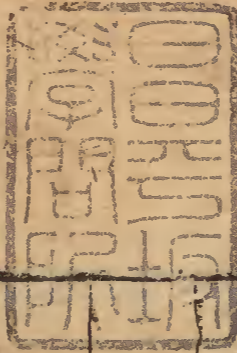
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戾吾歿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蹠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誠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惠柰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歿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歿貧無以葬單紡績傭賃十年葬八喪詔表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歿自誓政怒以火焚其面不屈歿

渭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渭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汝父歿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歿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歿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覓歿者相迫矣遂遇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  
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  
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  
心、灰、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  
矣、因、卧、不、食、卒、



八編類纂



